



我們在蘇何等寫意。總是時常我們的俱樂部上酒家樓上海來。如今更沒有。更沒有。的機會。

回憶清者一壺，談天說地之樂。有如隔世。即相見大家都是忽忽忙忙。在金錢壓迫之下。有開關的態度。可喜的面目可視。因此感情上雖密切形迹上未免疏隔了。

那些游戲場、跳舞場、賽狗場、三大場所。是人所視為消遣地的。都非在下所喜涉足。達到目日。更無可去的。除非進城探探老母。竟沒有童地方可去。

其他種種感受。尚有許多可說的苦處。界限於幅。不克多述了。

而云久別思念。可展玩翰以當晤也。記余初游廬常過二十年。君既游廬亦閉門學圃。追懷往事。紀游詩跋。附錄于

謝辭。吹雨半霽。湖光山招我游人。虎山勝蹟。素招我遊人。庚山勝蹟。素招我遊人。今秋始償夙願。得紀若干。暫將邵九。讀而出。素紙舊書一通。將游張諸壁間。君生長釣漁。丘壑在胸。其於僕詩。必有契合於形迹之外者。不區區紀念同游已也。己酉西八月日

城友嚴永山。因試事與余同省垣日。見余爲人畫扇。曾面索畫屏四條。既歸半月。則寄鄉。其餘餘在家教讀。館課多。以改文。頗鮮暇晷。未能盡爲。既而聞永山病。最後則驅耗至。素紙終付。久置架上。負我良友。迨網修好。某年。粹倫以永山詩。屬爲跋語。此一段未了之憾。惜未叙入。又負負也。跋云。有

本刊徵求書畫之五十

聯益之友

本刊每月出版三期 十一次 每逢一、十一、廿一日出版 增刊無定額 每期張幅洋二分 預定訂明國內本外埠及日本各埠 大洋八角 歐美各埠大洋一元二角 郵費在內 中國郵票九折 凡欲閱者請向上海東照華總路二七八一號（萬國影戲院隔壁）聯益貿易公司電話四三六二

發行及  
社刊旬

屠守拙

商賈動語春中。金價騰騰記錄新。五百兩關獨未破。傾家已有幾多人。

今年金價、繼漲增高。臘月上旬、期貨最高價、竟至四百九十餘兩。金銀界相率震驚、以虧折過鉅而自殺者、報章時有記載。足見投機事業之弗足恃也。

九八寒威甚年。殘冬雨雪苦連綿。安居試把窮黎想。無食無衣大可憐。

雨雪連綿、迷州旬餘、嚴寒甚於往年、吾輩飽食暖衣、圍爐煮酒、猶覺瑟縮難支、無衣無食者、其窘狀又烏可勝言哉、援手求濟、是仁仁人君子。

陽歷推行廢夏時。存留朔望是權宜。干戈無恙建

除保。如此更張具巧思。  
禁合燎燥，厲行改陋，而一方面對於陰歷沿用之朔望干支建除等，却仍舊保留。既劃一國正朔，又維持兆民習尚，執政者之巧思善意，感佩無量。

客裏光陰彈指過。形勢神數費將闔。歸休何日能依人海上，往舊九易寒暑，以勞心太過，雖在中年，而兩鬢將闔，已非復中年丰度。春間一度言辭，不獲如願，近又上書乞退，仍未邀當局者核准。

百身莫贖此愆尤。暮地靈椿壽不脩。一樣度年非昔比。悲多歡少淚難收。

先父歲暮，八月有餘，風木悲深，無時或已，斯時歲暮哀，老幼一室，縱使勉強哀思，強爲歡笑，究不能如以前度年偷樂哀思之愉快矣。

金季鶴

第一回 把酒憑欄苦邊說花月 調絃倚座靡底住風情

話說蘇州原比天津，年來經過多少大戰門風氣，居然因陋因化，已覺不驚。到現在格外熱鬧開地，商賈輻輳，市廛雲連。人人露出笑顏，無愁的歲月。……門門橫馬路口，有一座小樓樓，喚作全美酒店。三開間門面，一對着長安茶居，像狼山福山的扼住長江口子，頗占形勝。樓上洋台閣干，空氣軒敞，在夕陽影裏，總有一輩酒徒，聯袂登臨，生意着實熱鬧。許多酒客，更喜歡排擠到洋台上，一邊喝酒，一邊賞覽馬路景緻。怎麼車天殿竹椅啊，驢大姐罵山門啊，雌雄黨逛馬路啊，小流氓拆箱啊，統收作下酒的談助。最是女性們嬌媚走過，便大搭其眼藥，還要許頭品足，百無禁忌，把輕薄的口吻，引得人家哈哈一笑，算是惹得意滿。這原是蘇州人練就的嘴唇皮，可稱是拿手本領。……如今單表洋台旁邊，坐着兩個少年，都是半神瀟灑，個個雍雍容容，對一個小圓臉，穿件褐色大花頭袍子的，正擎起酒杯，斟那瘦長臉，穿天藍團花袍子戴墨品眼鏡的，說道：「舒純，你看那邊同安坊裏，走過來的，又是出堂唱呢！一個小鸞童，看去不過十三歲，姿態倒已入彀。那的多麼作怪，走兩步路，養過搖蕩湖船，可憎

近那則奇怪的指手道：「我早就猜想是他。」果然是金紅大老二。養美：「你的見解有一些不錯。」出名叫強盜牌啊。那養美笑道：「你看他的屁股。像叫強盜可滾令。何等活絡。真是羊毫筆上所脫的圓轉如意呢。舒純探出頭望了一眼，淡淡說：「妙在個圓轉如意。落起筆來，纔可以酣暢淋漓啊。」又很興奮道：「一般大書家。總是標榜着劣紙不書。這大老二真克己。懷抱圓轉如意的良器。專愛東塗西抹，與致來時，若手邊沒有宣紙買成，也會隨意拉張怎麼紙。一樣的筆酣墨飽。龍蛇飛舞。像他纔是得書家的真諦呢。」說時馬路上又馳過一輛包車。電石燈照得雪亮。坐個美人兒。依稀容光煥耀。一縷前留海。因風披拂。正伸出春葱玉指去梳掠。一陣叮鈴叮鈴鈴鈴聲。潑風似的也轉向阿寬轎去了。因為這時候將近黃昏。坊里間常叫與旺之際。凡是同春同樂同安三坊。和東西北三條民廛里。許多妓女。出菜館旅館。多得從酒樓前經過。花香襲影。個個粧得花兒般兒。酒客們醉眼眼花。惠而不費。并且樂而不淫。所以舒純和養美也來嘗試一回。舒純把姓許。一十出頭年紀。家世尊經。風流自負。歡喜把酒評花。吟吟詩。弄弄筆墨。恣意尋快樂。結交了許多朋

◀ 穩妥求須資投——的資投們我得值展發之大極有產地的海上大 ▶

份一閱定亦友親貴紹介諸心稱意滿得覺刊本於對如君諸者閱

我入夢出多樂水浮東軒  
樂猶出柳墨食出下鳴禽日夕  
自來歸  
己丑春梅青梅竹無一枝春一絕以應  
文中先生云芝室公書 龍州和錢

## 江城匪警記

金季鶴  
儋理  
當哀  
十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young man, likely a soldier, wearing a military uniform with a high collar and a dark tie. He has dark hair and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portrait is set within an oval frame.

平子陳家劇戲

入佔吳興四都村。可六七百人。支營掘壕。放步哨。布口占。儼然以兵法部伍。連通兩岸之匪。越日會合。進窺江城。江城之警。既不能前。幸莊有 waters 千。兵艦一艘。聞訊即發砲以阻其勢。匪做四水者。於星火。吳縣公安隊遂乘機來援。分一部守城。餘則佈防線於夾浦山橋間。水警三區亦立派游擊隊兩隊進剿。任前線。匪方見援軍送至。據意應戰。兩村合千餘人。槍械精良。有迫擊砲以助其凶。敵隊隊長李國斌以中彈陣亡。民心大恐。時浙水警已連橋來相幫。擊其背。而匪亦自湖中增至一帮。合共三帮。號稱千二人。特乘從容應付。亡亡亡之徒。乘久飢之勢。殊難悍不可輕侮。而浙水警又畏兩隊長。地離江城十里。且佈謠欲直撲蘇州。天降大雪。兵士凍凍墮。風聲日緊。翌日而省方已派整備隊至。隊為前師長。李揚蓀部。聚義遂戰於是。旗鼓重振。協力警師。以大砲猛轟。匪陣始亂。絡續退却。紛紛散放入湖。及追兵掩至。而匪已亂。浪裏遺屍（快艇名）通矣。是役也。官方損失不貲。民遭劫者。有千村。而匪猶匪也。有責者將何以善其後哉。

(壇文者讀)

之病無全健與錢以  
否家善慈稱可人乞

松、雷、岳。

余嘗見街頭巷尾。鳩形鵠面之乞人。每有慈善之輩。出其已飽之囊。而解囊相助者。其好施之熱忱。洵足令人欽佩。然余未見此輩鴛衣百結者之日少也。曰。此蓋不明佛道之道也。夫乞丐之窮弱無依。不得已而乞食於人者。吾

(稿投迎歡)

— 例條稿徵 —

顧九煙之畫

此花名曰  
 牡丹。其  
 花之盛  
 也。如錦  
 之鋪。其  
 色之麗  
 也。如  
 霞之散。  
 其香之  
 清也。如  
 蘭之馥。  
 其葉之  
 茂也。如  
 雲之布。  
 其根之  
 固也。如  
 石之堅。  
 其花之  
 開也。如  
 日之明。  
 其花之  
 落也。如  
 雪之飛。  
 其花之  
 凋也。如  
 雲之散。  
 其花之  
 謝也。如  
 日之西。  
 其花之  
 枯也。如  
 木之朽。  
 其花之  
 落也。如  
 雪之飛。  
 其花之  
 凋也。如  
 雲之散。  
 其花之  
 謝也。如  
 日之西。  
 其花之  
 枯也。如  
 木之朽。

本刊徵求書畫之五十三

咏雜牕雪

秋·吟·蔣·

焚香獨坐悟禪機。同事諸君見之。羣相酬和。明珠紛投。美不勝收。自愧荒陋。勉彙前韻。藉容雅直也。

更書戲唱彩箋飛。愧我荒蕪。佳句稀。引玉拋磚增雅興。天沈妙筆。發清輝。

沈君善書。和章最速。揮筆立就。君掌書本。書府精版本之學。竟日登樓。扇戶箋殘。樂在其中矣。

因綴一絕。再發前韻。

銅上書機興欲飛。牙籤玉軸俗塵稀。雪窗水日長閑戶。校史經綸仰陸機。

子孫同儕。工書畫。好風雅。亦爲共事。一語話言。取及名利。三拜前韻。

詩書畫事皆如飛。兄見能詩精神矍鑠步如飛。誰信高年越古稀。南面百城堪坐擁。等身書述當何疑。

可園有海棠百本。頗多佳種。今年嚴寒。枝葉較遲。偶上浩韻。因戲寄芝峯。蓋鄧校書子。猶未盡散也。五發前韻。口占一絕。

一年容易雪花飛。山下寒梅消息稀。且向浩韻亭上立。鉅犀筆盡兩春橋同。

回憶兒時攀雪上。暮年橋同學。風雨雞鳴。情景彷彿。屈指已將二十年矣。六發前韻感懷。想子輩諒有同情也。

少年華似箭飛。情兒時景最依依。草橋風雨同應笑。最憶天香話舊機。

親水將還暫倦飛。片帆風送櫓聲稀。一肩行李詩千首。別帶句好息機。

今歲卜居平橋直街。小屋數椽。聊蔽風雨。地既靜靜。俗客自鮮。九發前韻卽事。

結廬聊蔽雪風飛。靜掩柴扉。劉啄木課子。親親甘守拙。藥天何必費心機。

寒夜雪聲。用自由車。還還街市。日飛行役。而更夫報稱。漸廣。鄰家夜織。每至子正。枕上又得一詩。蓋已十發前韻矣。

還車輕車逐隊飛。更深門外柝聲稀。一燈伴讀人初倦。何處忍寒夜織機。

精展聞鼓門陽意從自開皆已為誰  
 布方好寒奎照鏡見柔魏戎諸皆於繼  
 榮權下未足為高精一世皆尚同觀君  
 哭泥懷感与昔會象乞鳳旁路行繼  
 寧諱乞詎非餅且於驚此戲吾猶不可  
 回

◀ 價遺致不奉寄期按角二元一洋外國角八洋內國費郵連(期六卅)年全刊本閱定 ▶

◀切一決解以可所務事律法中益於商礎可時難困或質疑所有上題問律法於對君諸▶